



起点中文网金牌畅销书作家强力出击
继《掌舵者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

首席医官

中医是一门大学问

谢荣鹏 ◎ 著

行医仁为首，救死扶伤；为官德在先，公而忘私。
古之善为医者，上医医国，中医医人，下医医病。
进则救世，退则救民；不能为良相，亦当为良医。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起点中文网金牌畅销书
继《掌舵者》后又一部

首席医官

中医是一门大学问

谢荣鹏 ©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首席医官 / 谢荣鹏著. --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2.9

ISBN 978-7-5108-1699-4

I. ①首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3985 号

首席医官

作 者 谢荣鹏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27
字 数 35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699-4
定 价 3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第一章

一语惊四座，不惧风险无名小辈显身手 / 1

省委书记夫人冯厅长因病住院，院长张仁杰以为是一个“傍”上书记厅长的好机会。不料想马屁拍在马腿上，一刀下去情况大变，夫人病情不见好转，反而日益严重。其实菌群失调也不算什么大病，然而过度治疗，越治越糟，再加上莫名其妙的治疗方案，惹得书记和夫人哭笑不得、怒火冲天。正所谓帮人只好帮三分，画虎不成反类犬。

第二章

黑马杀出来，神秘曾毅闲闲一招镇国手 / 22

冯厅长觉得这个叫曾毅的年轻人句句话都说到自己心坎里，就跟他自己亲历亲为一样。邵海波心里惊骇，冯厅长的病是对外保密的，毫不知情的师弟竟然只靠着诊脉就了然于胸，真不可小觑了他。尤其是北京请来的顶尖医疗“国手”李正坤更加纳闷，他那样闲闲的一招还真把自己给镇住了。具有如此悟性的后生小子真真了得，今后应当给以特殊的关注，说不定发现一个比自己还高明的“国手”，也是对国家的贡献。

第三章

警“匪”一家亲，遇上神医争先恐后要看病 / 42

急匆匆赶往派出所的唐浩然已经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场景，甚至包括对最糟糕的局面他都想好了对策。可当他来到派出所的时候，他惊愕得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：讯问室外，民警们井然有序地排成了一溜长队，一个个凝神屏息，探着脑袋往里张望；讯问室里，那个据说袭警的“匪徒”曾毅正大马金刀坐在桌后，聚精会神地给排在前面的警察号脉。

第四章

“咔嚓”一声响，正骨绝招曾毅令人刮目看 / 64

曾毅猛一个大步上前，不偏不斜，刚好踩在了病人脚面的大包上，就听“咔嚓”一声响，医院大厅瞬间鸦雀无声。病人本能地“哎呀”一声，瞪着双眼，一脸的惊恐，倒吸着冷气，连连往后退了好几步……突然发现刚才无法使力的脚踩在地上，已经毫无疼痛的感觉。几位骨科专家见此才心服口服：有本事不在年纪高，手到病除最重要。

第五章

医者父母心，心如止水书记心中起波澜 / 77

省委书记方南国可谓一方大员，喜怒自然不形于色。他若无其事般伸出胳膊让曾毅把脉。邵海波怕师弟断错，紧张得快无法呼吸了，可曾毅却镇定自若、心无旁骛。他坚信他的判断分毫不差，并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书记的伤治好。听过太多奉承话的方南国，此时感到了一种难得的真诚和亲切，他静如止水般的内心深处不禁泛起了一丝涟漪……做人需有德，医者父母心，再硬的汉子也会被柔情融化。

第六章

独木不成林，对付混混还得借助警界力 / 95

小混混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女歌手，曾毅实在看不下去，出手救美，不料小混混仍然不依不饶，还招呼了他的一个警察“兄弟”来压阵。忽然，圈子外传来一声威严的制止，原来是杜若和唐浩然及时赶过来帮曾毅解了围。别看杜若虽然穿着便衣，但霸气十足，脸色阴沉得吓人。

第七章

过河拱卒子，巧用曾毅点石也能成真金 / 115

遴选曾毅进入基地筹备小组！一声宣布，不光是他，台下很多人都是目瞪口呆。毕竟以前从来没有哪个专家能够入选筹备小组啊！可冯玉琴却有自己的想法。曾毅的身份是什么？是顾问。什么叫顾问？就是什么都可以顾，什么都可以问。如果领导愿意听顾问的话，那顾问就句句点石成金，如果领导不想听顾问的话，那顾问就句句都是废话。这就是顾问的奥妙。

第八章

心病心药治，装神弄鬼钟馗也能断病根 / 131

顾明珠抬眼望着那幅钟馗画像足足半分钟，眼睛越睁越大，在她的眼里，钟馗渐渐变成了她丈夫的弟弟，站在那里咆哮起来。顾宪坤看到母亲突然出现异常反应，大吃一惊。就在这时候，只见顾明珠浑身一颤，然后就歪倒在椅子上了。在曾老爷子的手记中，曾毅曾经看到过好几个类似的病案，这种因心而生的病用药物是治不好的，心病只能用心药治。

第九章

到处潜规则，以假乱真真假难分辨 / 148

瘦高个拉开药柜：“这个……这个药材，我看就不像是真的！我看已经过了水，怕是没有药效了吧！”曾毅一皱眉，这人连药材名字都叫不上，开口就说是假药，看来是故意找碴的。啤酒肚科长点点头，对手下冲锋陷阵的表现还算满意。这样一个卫生局的科长，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扣证罚款，他所凭借的正是手中的医政监督大权。

第十章

一物降一物，粉身碎骨也许就在一瞬间 / 165

过三亮看着满满两大页纸，心里一阵阵绞痛，字句虽然经过精心斟酌，但这些事情被人抓在手里，就像在自己的身上绑了个定时炸弹，而遥控器却握在对方手里。要是抖搂出去，少说也会判个十年八年的。“把自己名字签上，按个手印！”警察把印泥扔在过三亮面前。过三亮脸上的肌肉使劲抽搐了几下，无可奈何地按下手印。

第十一章

辨字如辨人，望闻问切曾毅巧断人寿夭 / 186

在高手的眼里，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。曾毅通过字里面透露的中气看出书写者的寿命，说写这幅字的人，当时中气已绝，写完这幅字，七天之内必亡，从而断定陈老板手中的董其昌字有伪。老左不禁骇然，原来书里关于傅青主的记载都是真的，这世上还真的有人能够通过望气，就判断出书法的真伪，甚至可以断人生死寿夭。

第十二章

知识有力量，曾毅高见影响厅长决断力 / 210

轻轻拉住办公室的门，郭鹏辉叹了口气，以后筹备组说话最有力度的，除了冯玉琴，怕就要属这位曾顾问了。平时大家都骂“砖家叫兽”，专家教授的走火，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：学识一旦傍上了权力，或者权力找上了学识，两者结合，威力是非常大的。曾毅的意见，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冯厅长的决断，他其实获得了一种变相的权力。

第十三章

不打不相识，金针特技镇住军方众高手 / 229

高手过招，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表演。金针细若毛发，整根拉起来，竟长达尺许，那朵梅花，正是针尾。只见曾毅猛吸一口气，右手往下一扎，金针的头部就进了桌面，不一会儿，就穿透了三公分厚的桌面。汤卫国本来就是外家高手，自然知道这一手所代表的含义。他举起酒杯：“来，我们大家敬你一杯，就为你这份针灸的功夫！”

第十四章

医德结善缘，水到渠成曾毅向南结金兰 / 245

曾毅手到病除治好了韦向南的双胞胎儿女，众人全都大骇，尤其汤修权，他最清楚，从头到尾，曾毅就没问过一句病情，没想到这世上居然还有如此神通的医术。韦向南为此很是感激，在汤家的款待宴上，她豪爽地把酒杯添满：“好，那今后我就是你的亲姐姐了，你要是再和我客气见外的话，可别怪我这个当姐姐的收拾你！”

第十五章

破格得提拔，趁热打铁曾毅决心干一番 / 266

曾毅非常意外，怎么突然给自己搞出了一个级别呢，主任科员，那可是实打实的正科级干部啊！他起身过去，拿起公文一看，这才相信是真的。曾毅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，这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却始终得不到的机会，既然现在落在自己头上，那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好好地做一番事业出来。

第十六章

连连升三级，走马上任曾毅放了一把火 / 292

曾毅没搞过政治，但深知不受约束的权力将是脱缰野马，因此，当他被提升为专

家委员会副主任时，他立刻放了一把火：“今后，专家委员会在所有重大事项上的决议，必须要在纪检组监督下进行，才算有效。”专家们顿时傻了眼，真要是引入这样严格的监督机制，今后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势必都要受到牵制。再说了，哪个人不都有点自己的私情私活儿，哪个专家后面不都有后台老板，不都有一张关系网啊！

第十七章

平地起风波，诊所刚开又关曾毅白忙活 / 317

房东老七告诉曾毅，说租给他开诊所的房子要拆迁。这房子说拆迁但一直都没拆，大家都以为不拆了，却又通知说要拆了建现代化的商业广场。曾毅听后感到意外。他看着满屋子的药柜，暗道倒霉，自己这诊所没开成，现在连住的地方都要没了。也罢，既然自己现在已经决定待在荣城了，那就自己买一套房子吧，省得再遇到这种麻烦事。

第十八章

碎骨巧聚合，匪夷所思复位功夫太神奇 / 336

军医们本来并没有把曾毅当回事，可对比孟群生骨折处理前后的X射线照片，他们全都骇然了。那种程度的骨折，就算动大型手术，也很难将骨头全部复位，孟群生留下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，但再看痊愈之后的照片，显示骨折处竟然严丝合缝，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啊！很难想象，这神奇的治疗竟出自这个年代大夫之手。

第十九章

路凸大家踩，决心反腐一个好汉三个帮 / 356

韦向南在部队大院里长大，从小见惯了政治斗争的方方面面，她深知谋定而动、斩草除根的道理，如果打蛇不死，一定会反受其害。她看曾毅收拾了袁文杰，就知道如果没有强手对付袁公平，曾毅很可能会跟着就倒霉。因此，她悄悄替曾毅收集了飞龙建设内幕交易的黑材料。

第二十章

意念定乾坤，天外有天化实为虚破酷刑 / 371

屋子里的几盏大功率灯泡此时全开，都对准了坐在椅子上的曾毅，炙烤得曾毅汗流浹背，连那些办案的人也都感觉到热浪扑面滚滚而来。对于一般的人，这是无法忍受的，说不定会虚脱过去，可对像曾毅这样的一名中医高手来说，那就效果有限。曾

毅微闭双眼，气息放松，排除杂念，掐住穴位，就觉得一股意念腾起，不久就昏昏欲睡。严峻还在那里苦口婆心、连哄带诈，一转眼，便听到了曾毅熟睡的呼噜声。

第二十一章

韬光需养晦，再寻机会曾毅主动去锻炼 / 390

曾毅当初是想走上层路线，为南江省争取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，但现在保健基地的项目终止，诊所也不能再开，保健局没有多少事情可做，所以将中岳邀请他去南云县，他就应了下来。方南国也觉得曾毅品质很好，可惜不适合官场，不懂得政治，要是一直让他这样下去，还指不定捅出什么大篓子来呢，倒不如就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。

第一章 一语惊四座，不惧风险无名小辈显身手

省委书记夫人冯厅长因病住院，院长张仁杰以为是一个“傍”上书记厅长的好机会。不料想马屁拍在马腿上，一刀下去情况大变，夫人病情不见好转，反而日益严重。其实菌群失调也不算什么大病，然而过度治疗，越治越糟，再加上莫名其妙的治疗方案，惹得书记和夫人哭笑不得、怒火冲天。正所谓帮人只好帮三分，画虎不成反类犬。

“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你们竟然一个都指望不上！”

秘书记录时不小心把笔掉在了地上，张仁杰就像被踩到了尾巴的老猫一样拍案蹿起，在院长办公会上大发雷霆，丝毫不顾惜往日的形象。与其说他是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不如说他是因为恐惧，那根掉在地上的圆珠笔，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将张仁杰心里最后的一丁点承受力给击垮了。

张仁杰是南江省人民医院的院长，眼下，他的医院捅出一个天大的篓子。

一星期前，省卫生厅副厅长冯玉琴因便秘住进了医院，别看冯玉琴只是卫生厅排名最末的一位副厅长，可要提起她的丈夫——省委书记方南国，整个南江省哪个不知，谁人不晓？

现在南江省的第一夫人病了，医院又岂敢懈怠？虽然只是小小的便秘，医院还是紧急抽调出七八名专家，组成了以张仁杰为首的医疗小组。

在诊断过程中，医生用手指触压冯玉琴的腹部，明显感觉到存在不明硬物。通过检查和化验，除菌群失调外，医疗小组没有找其他原因。

稳妥起见，医疗小组决定剖腹探查，这个方案也得到了冯玉琴的首肯。

谁知一刀割下去，冯玉琴的肠里除了几粒燥屎，并没有任何的异物，医

院方面顿时陷入被动。张仁杰更是差点晕倒在手术台上，让省委书记的夫人白挨了一刀，这事怕是没有那么容易善后吧。

但更坏的事情还在后面，开刀之后，冯玉琴的便秘状况消失，而变成了腹泻和低烧不止。医院采取了多套方案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既止不住冯玉琴的腹泻，也降不下冯玉琴的体温。

张仁杰瞬间苍老了十岁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，冯玉琴刚住进医院那会儿，他还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可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这个地步。事已至此，拍马屁、搭天线之类的事，是想也别想了，必须赶紧想个办法将冯玉琴的病治好，再拖下去，万一又出现个新状况，那自己的前途就得赔进去了。

医疗小组再次会诊之后，得出的结论仍然是“肠道菌群失调症”。

按照西医的观点，健康人的肠道内寄居着种类繁多的微生物，这些微生物被称为肠道菌群。肠道菌群按一定的比例组合，各菌种之间互相制约，互相依存，在质和量上形成一种生态平衡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，正常的肠道功能就会发生紊乱。

医疗小组认为正是由于冯玉琴肠道内的菌群失调，才导致了她是先是严重便秘，再是严重腹泻这两种极端情况的接连出现。

想要治疗肠道菌群失调症，倒是有一个速效的办法：就是将健康人的粪便水，通过肛门灌注到患者体内，借此重新平衡患者肠道内的菌群比例。

但是这“捅省委书记夫人屁眼”的事，张仁杰哪里敢做，他连汇报给冯玉琴听的勇气都没有。治疗方案直接否决。

紧急商议之后，省人民医院通过省卫生厅向卫生部的医疗专家小组求援。

“小妹妹，今年几岁了？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曾毅此时坐在开往荣城的火车上，笑咪咪地逗着对面的小女孩。

小女孩有五六岁的样子，眉清目秀，粉雕玉琢，只是有些无精打采，听到曾毅的搭讪，她往后缩了缩，小手抓向旁边的小男孩。

小男孩立刻把嘴里的冰棒拿出来，作出一副凶狠的样子：“告诉你，不要和我妹妹啰唆，不然我会揍你的！”

曾毅哈哈笑了起来：“你挺男子汉的嘛，这么小就知道保护自己的妹妹了。”

小男孩得意地“哼哼”两声，扭头对自己的妹妹道：“心儿别怕，他要是再欺负你，我就用打狗棒法！”这话说得倒是挺硬气，不过说完之后，他却是很丢人地又去舔自己手中的“打狗冰棒”了。

“小孩子乱说话，这位小哥别生气。”开口的是位六十岁出头的老者，一副长者风度，脸上带着歉意。

曾毅一摆手，爽利笑道：“没事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看得出这两个小家伙的感情倒是挺深的。”刚才这一老两小上车，曾毅就看出来了，这两个小孩是一对龙凤双胞胎，而老者应该是他们的爷爷。

老者心里不由对曾毅多了一分好感，虽说是童言无忌，但无端被骂作是狗，一般火气盛的年轻人怕是也受不了，免不了要多几句嘴，教训小孩子不学说好话，而眼前的年轻人却很大度，看得出他是丝毫都没有放在心上。

“小哥你这是要去哪里？”老者跟曾毅攀谈了起来，漫漫长路，能有个聊天说话的人也不错。

“我去荣城。”曾毅答道。

“那我们同路啊，我们也去荣城！”老者呵呵笑了起来，他看曾毅也就二十岁出头的样子，长得文质彬彬，像是个大学生，就问道：“你是去念书的吧？”

曾毅摇头道：“算是去旅游吧……”曾毅没说实话，他这次去荣城，其实是受了师哥的邀请，要到省人民医院去实习的，但他本人对于进入大医院工作没有什么兴趣，所以对此行的期望也不大，只是碍于师哥的面子，不得不去一趟罢了。

“那你可是挑对了地方，荣城是南江省的省会，有山有水，气候宜人，能玩的地方特别多，人文景观也多，比如青阳宫、文殊院、玉龙山、天府街……”老者似乎对荣城非常熟悉，各处地名如数家珍，等把荣城的好地方介绍了一遍，他又道：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趁着年轻到各地走走，还是大有好处的。”

“是，您老说得对，”曾毅笑着点头，然后顺着老者的话道：“那您老这次去荣城，是要给孙女看病的吧？”

此话一出，老者的心里顿时警惕起来，他这辈子走南闯北，深知这火车上最是鱼龙混杂。有些人专门干一种勾当，先是找机会亲近你，拿话套取信

息，再和同伙设局进行坑蒙拐骗。这种勾当老者见多了，只是没想到今天让自己给遇上了，眼前这个光鲜体面的小伙子，肯定就是此道高手，不动声色之间，竟把自己孙女得病的事给看了出来。

“小哥你还会看病？”老者脸上依旧是笑意盎然，嘴里却是不漏丝毫的口风。

“稍微懂一点，”曾毅并不知道对方已经起了戒心，他还接着说道：“我看小妹妹的病没什么大碍，不用看医生，只要每天早晚各喝上一杯热糖水，注意不要吃生冷的食物，过上一个月自然就会好了。”

曾毅之前并不是要无端地跟小女孩搭讪，他一眼就看出那小女孩生病了。小女孩的身体明显偏瘦，而且面色隐隐发青，就算是不懂医的普通人，只要观察得稍微仔细一些，也能看出小女孩的身体不好。

不过这并不是重点，曾毅说话之后，反而是看着那个正在吃冰棒的小男孩，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：“倒是您这个孙子的病有点严重，这几天暑气正盛，他身边随时要有人照看，否则有点危险……”

曾毅说这话的时候，刻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，他怕小孩子听见了会有什么负担。

不过这动作落在老者的眼中，反而成了一种鬼祟的行径，这让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，眼前这小子就是个骗子，为了骗钱，他故意拿这种吓人的话来唬自己的！

为人家长者，哪有不紧张自己小孩的，一般人乍听到这种话，不管真假，多半都会上当的。这老者倒不是心狠，只是他对自己孙子孙女的健康状态太了解了，前两天刚做过一次全身检查，要说自己的孙女有病，那是事实，可自己的孙子白白胖胖，活蹦乱跳，平时又吃得香睡得好，怎么可能会有病？！

这可恶的骗子，竟然敢咒我的乖孙儿得病！

老者心中厌恶至极，嘴上却道：“小哥你说得对，这天是有些热了，回头我给他喝些藿香正气水。唉……人老了，多说几句就有点乏，我休息一会儿。”说完，竟半眯起眼睛，不再搭理曾毅。

曾毅愕然，心说老人家你满面红光，中气十足，似乎还没老到说几句话就会困的地步吧，他本来还想再说说那个小男孩的病情，但一看老者这个样子，心里稍一琢磨，也就明白了，是自己太热心了，反而让人家觉得自己有

所企图。

“咳……今天算是枉做一回好人！”

曾毅无奈地摇头，老话说得一点都没错：“医不叩门，道不轻传”，自己这主动送上门的医生，在别人眼中，非但是一文不值，还以为你有歹意呢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再说下去人家也肯定不会相信，弄不好还要招来乘警，好在现在的医疗水平提高了，那小男孩就算发病，也不至于会有什么生命危险，顶多就是要遭一些罪罢了。

感受到老者那边飘来的若有若无防贼似的目光，曾毅干脆躺倒了蒙头大睡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
下午三点多的时候，车厢的广播里传来悦耳动听的声音：“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本次列车的终点站——荣城站已经到了，感谢您的乘坐……”

曾毅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木头箱子，顺着人流就下了火车。

那老者一路上都在提防曾毅，却始终太平无事，刚才曾毅取箱子的时候他注意了，那个木头箱子的造型比较奇怪，有点像是古代医生出诊时随身携带的那种箱子，这让他心里有点疑惑，难道是自己误会人家了？

再想起那年轻人的话，老者不由心中一紧，低头看了看正在铺位上熟睡的孙子，他想叫住那年轻人再问一问，谁知一眨眼的工夫，对方就没影了。

一辆挂着军牌的豪华越野车缓缓分开人群，驶上了月台，从车里下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美妇人，雍容华贵、精致不俗，脸上超大的太阳镜，让人看不清她的容颜。看到老者，她喊了一声“爸”，然后快步上前：“都说让您别坐火车来，偏不听！熬这么大半天，就是我们年轻人也会有些扛不住的。”

老者笑着：“我晕车的老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，还是坐火车好，又稳当又安全！行了，先把孩子抱上车吧！”

美妇人看到自己的孩子，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，可惜两个小孩此刻睡得很熟，她不忍心叫醒自己的宝贝，就在两人脸上各亲了一口，然后小心抱着放在了车后座上。

等老者坐上车，美妇人道：“车窗就开着吧！”

“关上！孩子们正在睡觉呢，别再给吹着凉了，就这么一节路，很快就到了。”老者晕车，但还不至于那么脆弱。

车子开起来后，美妇人关切问道：“心儿现在是什么情况？”

“吃饭总是吐，晚上睡着了不停地打冷颤，疗养院那边的医生治老年病还行，但对小儿病没什么好办法，到现在也没查出病因来。”

美妇人从后视镜里观察了一下女儿，脸上露出担忧之色：“我已经联系了京城 901 医院最好的儿科教授，明天一早就去看。”

老者点点头，然后不再说话，大概怕搅醒了孩子。当车子从站前广场穿过的时候，老者还是忍不住向熙熙攘攘的人流望去，心里希望能看到那个年轻人的身影。

“爸，你要找人吗？”美妇人问到。

老者摇了摇头，收回目光。

邵海波站在门诊大楼的下面，望穿秋水地盯着远处，三年多没见了，也不知道曾毅这小子长什么样了。

邵海波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初中毕业后，他就被父母送到镇上曾老爷子那里学习中医，以图日后有个安身立命的手艺。后来曾老爷子看他勤奋上进，是个有大志气的人，就资助他继续求学，直到大学毕业。

大学期间，邵海波学的是中医，但考虑到眼下中医前途暗淡，他就通过自学，拿到了中医和西医双学位，后来顺利考上西医临床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，他被分配到南江省人民医院，经过几年打拼，如今已经是消化科的主任医师，在南江省卫生界也算小有名气。

这些年来，邵海波心里一直都记着曾老爷子的恩情，他想报答，可没等到他出人头地，曾老爷子先驾鹤西去了，这便成了邵海波的一块心病，时时作痛。

曾老爷子只有一个独孙，就是曾毅。在世人的眼中，医生是要越老才越靠谱的，曾老爷子去世的时候，曾毅才十多岁，根本无法支撑起自家的诊所，他索性就关掉诊所，到外地求学去了，趁着假期，又四处游历，整个一神龙见首不见尾。

上个月曾毅大学毕业，邵海波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曾毅弄进省人民医院，给他安排一份好工作，也算是对死去的曾老爷子有了一个交代。

一辆出租车驶进医院，停稳之后，邵海波就看到了曾毅的身影。

曾毅比过去长高了很多，有将近一米八的样子，或许是长期受曾老爷子熏陶的缘故，这小子身上也有那么一股仙风道骨的味道，明明就站在你的眼前，却让你感觉到缥缈悠远。

“小毅，哈哈……”邵海波很激动，一路大叫着小跑过去，上前就是一个熊抱，说道：“我都快认不出你了！”

曾毅也非常高兴，他还给邵海波一个更有力的拥抱：“师哥你发福了，要不是你喊我，我还真不敢认了呢！”

“过了几天好日子，能不发福吗！”邵海波上上下下打量着曾毅，心里有些酸楚地说：“师哥惭愧啊，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在外漂泊，肯定吃了不少的苦！”

曾毅直摆手，憨笑道：“看师哥你说的，我哪有吃什么苦？闲云野鹤，不知道有多逍遥自在呢！”

邵海波知道曾毅是在宽慰自己，道：“现在可算是好了！以后你就呆在我的身边，哪儿也别去，咱师兄弟两个好好干，不能丢了师傅他老人家的脸！”说着，他就要帮曾毅提东西，“外面天热，先到里面凉快凉快吧！”

曾毅手上并没有别的东西，就那个木头箱子，这箱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古朴沧桑，暗红色的箱面上雕刻着一束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惟妙惟肖，箱子两头各有一只铜环小耳，用绳子一穿，就可以背在身上。

邵海波的眼泪又差点掉了下来，记得当年曾老爷子每次出诊，都会背着这个行医箱，如今东西还在，人却已经是阴阳两隔，怎能不叫人感伤呢？他赶紧吸了一口气，才抑制住这股情绪：“以后这箱子就放在家里吧，现在医院多是坐诊，基本上没多少出诊的机会。”

“背习惯了，到哪都会带着。”曾毅笑了笑，自己提着箱子跟在了邵海波后面。

“你嫂子知道你来，一大早就开始准备接风宴了，我还给你留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，晚上咱们不醉不休。”邵海波多年心愿得偿，高兴得不行，“医院这边我也都说好了，一会儿就带你去报到，等实习上一段时间，有了这个资历，我再帮你争取个好的职位！”

曾毅笑着点头：“谢谢师哥，有什么好事，你总是第一个想着我！”

邵海波顿时板起了脸：“以后像这样的客气话，全都给我收起来，我不

爱听!”

省人民医院的大楼，九层以下是各科的门诊以及化验科、影像科、血液科这些对外科室，九层以上，则是行政管理部门所在，人事科就设在第十层。

有邵海波领着，报到手续办得很顺利，只是在最后一道关卡时出了点问题。曾毅学的是中医，而医院的中医科规模很小，只有四个大夫，按照医院的规定，每位大夫可以带两名实习生，可现在这四个大夫手里的实习生名额都满了。

“邵主任要不去找院长说说，再批一个名额?”人事科的人建议。

换作一星期前，邵海波肯定毫不犹豫就找张仁杰申请去了，可是现在出了省委书记夫人这档子事，张仁杰看谁都不顺眼，尤其是治疗小组里的这几个大夫。

邵海波现在去说，纯属自找霉头，搞不好张仁杰一拍桌子，连曾毅的实习资格都得取消。

“先挂在我的名下吧，回头再说。”

人事科的人就明白了：“行，那就按邵主任说的办!”

虽然医院的规定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。因为各科室的大夫数目有多有少，手上的实习生名额自然就会有的富裕，有的不足。在总名额不超过的前提下，大夫们私底下常搞一些调剂，对此大家心知肚明，但也没人过问，谁还能保证自己学医的亲戚子弟，专业刚好能跟自己对口?以后谁不得求着谁!

办好手续，曾毅领到了一张实习卡，一件白大褂。

看着曾毅把白大褂穿好，邵海波才长长地舒一口气，笑道：“今天你就先跟着我吧!等我跟中医科那边的大夫打好招呼，你再过去!”

“行呗，反正人都来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!”曾毅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，自己一个中医，倒要跟着西医去实习了。

两人下楼，邵海波叮嘱曾毅：“在大医院上班，和干个体诊所不同，所有的诊疗过程，都必须严格按照医院的规章制度进行，不能越雷池一步，否则出了医疗事故会非常被动。这一点你务必记住，至于其他的事项，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的。”

这几年，全国各地的医患关系普遍紧张，甚至有的地方还存在着专业的